

詩語背後

特區會客廳

——深圳街道素描 (22)

蓮花山上鄧小平塑像高高聳立，深圳市政府所在地市民中心大樓如鯨鵬展翅，以深交所為代表的金融商務區日進斗金，無不凸顯了蓮花街道在深圳市無與倫比的地標意義。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前，蓮花山不過是個普通山丘，寶安縣眾多山丘之一。甚至嚴格說來，山丘都算不上，只是一塊高地。歷史上分屬三個村，並沒有統一名稱：南坡屬崗廈村，村民稱其大嶺；北坡分屬上、下梅林村，分別被村民稱作蓮花梁、九江壩。最早以蓮花山來命名這塊高地，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當時，解放軍工程兵在高原上修築邊防設施，標註地圖時選用了蓮花山這一名稱。不過，山下的村民還是沿用舊稱謂得多。蓮花山不高，海拔只有106米。可自古山高人為峰，再高的山也高不過人，人卻可以令山的高度得到提升。望着山頂昂首闊步的鄧公塑像，方知蓮花山的巍峨，全深圳無峰可比。

深圳市政府籌建蓮花山公園，是1992年10月即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不久破土動工的，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正式開放。2000年11月，鄧小平塑像在山頂廣場揭幕。公園建成不過數年，就名動大江南，被評為國家重點公園，入選全國紅色旅遊景點名錄，年均遊客量已突破1,000萬人次。蓮花山公園山水相依，極富設計感，草坪、湖泊、樹林錯落有致，石階、步道與蜿蜒的車道穿插互補，風箏廣場和山頂廣場遙相呼應，成為廣大市民舉家休閒首選。

深圳多山，以梧桐山為第一高峰。梧桐山脈東西延伸，形成三個支系：東部有大鵬山（七娘山）系，西部有雞公山系和陽台山系。按堪輿學家的說法，三個支系構成了深圳三條主龍脈，所有風水旺地均在其上。而蓮花山，正處於雞公山系與陽台山系的交會點上。蓮花山公園佔地181公頃（一說194公頃），相當於蓮花街道總面積的五分之一。園區大致呈菱形，四面皆可進出，而以南門為主入口。當你站在山頂廣場向南眺望，一條城市中軸線穿過摩天大樓，直達深圳河，連接香港山水水脈，指向遠處天際。撫今追昔，不由人不感慨，深圳特區走到今天，殊為不易。國內的爭論，國際的博弈，哪一方面都不輕鬆。幸有鄧小平兩次南巡，撥開迷霧，校正航向，確保改革開放的巨輪破浪前行。

大名鼎鼎的深圳市民中心，便處於這條城市中軸線的樞紐位置。市民中心是一座集行政辦公、政務服務、博物館等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建築，背靠蓮花山，面向中央商務區，形如展翅鯨鵬。

這裏雖然是市人大、市政府的辦公場所，但不設圍牆，將活動空間最大限度地留給市民。底層前部是深圳市政務服務中心，東、西兩廳共開設108個服務窗口，為企業和群眾提供一站式高效便捷的政務服務。主樓觀光台上，有一條通向蓮花山的步行連廊。磅礴大氣的建築風格，向世人展示着特區的自信和朝氣；開放共享的服務空間，傳遞着這座城市的包容與溫度。

市民中心前面是市民廣場，周邊矗立着一座座充滿現代感的建築，匯聚了深圳的產業高地和文化圖騰。高聳的深圳證券交易所大樓，俯瞰着川流不息的深南大道，彷彿傳達出一種寓意：迅猛發展的金融業正為實體經濟源源不斷地提供動力。深交所成立於1990年12月1日，短短30多年，已躋身世界證券交易所前列，融資金額僅次於紐交所，股票交易額保持亞洲第一，全球前三。圍繞證券交易所，51家持牌金融機構和130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齊聚於此。蓮花街道作為深圳最重要的金融商務區，轄區內擁有億元樓宇（年納稅額1億元人民幣以上）23棟，金融相關產業年營收逾1,500億元人民幣。同時，25家會計師事務所、100家律師事務所以及全國首家企業風險投資創新中心，形成金融服務產業集群，共同打造深圳高端服務業發展的核心引擎。

市民中心一帶作為城市的中心，既是產業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蓮花山南麓，市政府周圍，一批文化場所如深圳圖書館、深圳音樂廳、深圳書城中心城、深圳博物館歷史民俗館、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關山月美術館等比肩而立，營造出何等恢宏雋永的文化氣場！深圳作為「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市」，作為「敢闖敢試，殺出一條血路」的改革試驗田，作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城市精神的誕生地，作為從「文化沙漠」誤解中走出來的「文化綠洲」，對城市文化建設有着超乎尋常的強烈追求。正如英國人類學家麥克法蘭教授所說：深圳雖然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但城市建設已經超越了十八世紀以來英美等國典型的工商業城市，反而延續了中國古老的城市傳統，既有蓬勃的創業和製造勞動，也有豐富的藝術和休閒文化生活。

蓮花街道除了蓮花山公園，還有彩田公園及21座社區公園散落在轄區內，為市民和遊客提供了豐富的休閒娛樂空間。彩田公園小巧而精緻，是深圳市面積最小的五星級公園。它位於蓮花山公園東北角，不僅是周邊居民的後花園，更是一處特色鮮明的城市綠洲：自然野趣濃郁，有「荔枝



蓮花山下——深圳城市中軸 作者供圖

花溪」景觀，溪流潺潺，荔樹成蔭；文體兼顧，網球場、乒乓球室、茶藝館、茶書院等設施應有盡有；童趣盎然，色彩鮮艷的彩虹樂園和花團錦簇的山頂廣場，讓人流連忘返。

當然，要講花的故事，還得是一年一度的勒杜鵑花展。自2003年以來，每年11月到蓮花山公園觀賞勒杜鵑，已然成了全城的嘉年華。從最初單純展示花卉，到如今集主題花園、城市花集和文化活動於一體的大型城市花事，影響力早已突破深圳，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享有盛名。特別是2022年以來，勒杜鵑花展與深圳讀書月同步，花香與書香交融，成就了鵬城一道特別風景。與此同時，政府搭台，社會參與，整合數以百計的企業，舉辦咖啡節、麵包節、主題藝術展、花海音樂會等活動，打造「賞花+消費」場景，助力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勒杜鵑花色鮮艷，生命力極強，花展作為一張城市名片，充分展示了山海連城的生態底蘊。據說，勒杜鵑的花語是熱情奔放，堅韌不拔，頑強奮進，這不正是深圳鮮明的城市性格嗎？

與蓮花山公園勒杜鵑花展同樣燦爛的，還有市民廣場的燈光秀。2018年，深圳市為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在福田中心區舉辦了首場主題燈光秀。燈光秀以深圳地標性建築為背景，通過3D視覺效果，展示這座城市從邊陲小鎮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非凡歷程。每當深圳的天際線被五彩斑斕的燈光點亮，蓮花街道便成了最佳的夜景拍攝地。燈光秀每年上演超百場，吸引市民和海內外遊客超百萬人次。這是一張城市名片，以高新科技打造，在如夢似幻的夜色中，呈現深圳奇跡的無窮魅力。

蓮花街道與深圳大多數街道不同，這裏多年來基本沒有大規模城市更新項目。作為深圳最成熟的核心街區，蓮花街道的城市界面整潔而現代，各方面配套完善。也許整個深圳還是一座正在生長的未來之城，但蓮花街道業已定型，成為當之無愧的城市會客廳，承載着特區的精神內核和文化符號，向全世界講述春天的故事——

人道特區會客廳 半依翠嶺半依城
八方奔浪風雲起 一縷書香文脈承
翼展鯨鵬方致遠 春來故事總關情
蓮花朵朵盛開處 猶念鄧公南國行

豆瓣閒話

那年回歸 我成「落湯雞」

香港回歸那年，恰逢百年難遇的端午龍舟雨。世人都說，這是天地滌蕩華夏百年屈辱。我有幸親臨香江之畔，親眼見證這載入史冊的高光時刻。縱使被風雨淋成「落湯雞」，卻感榮耀。

1997年，正值我從企業高管轉型新聞從業人員之年。6月初，一位廈門國旅的友人告知我，有赴港見證回歸的名額，問我是否願意前往。彼時的我半信半疑，直至踏過邊境海關，登上鼓浪嶼號客輪，才確信這份難得的機緣已然成真。航行途中，船上一位外籍友人與我閒談，提及國際間零星質疑回歸的雜音。我坦然回應，大勢所趨，與未來無關。

抵港後，我來到添馬艦碼頭一帶，近距離望見查爾斯王子搭乘的「不列顛尼亞號」遊艇，還有彼時仍懸掛着米字旗的英國軍艦。船上船員態度隨和，唯獨駐港英軍依舊舊態傲慢。我佇立岸邊，想：留給你們的時間不多了。

6月29日，回歸盛典前夕，我來到中環郵政總局，在舊版頭像郵票上蓋上「6月30日」終結戳，又在嶄新的紫荊花郵票上蓋了「7月1日」。摯友贈予我一件紀念T恤，正面印着五星紅旗與「Welcome」字樣，背面印着米字旗的圖案與「Byebye」設計。此後每逢回歸紀念活動，我總會穿上它。

6月30日下午，龍舟雨把我徹底淋透。我奔赴香港動植物園，登上靠近亞厘畢道旁的高地。我手持長焦攝影設備，逐層向前，最終躋身與央視記者並肩一無遮擋的佳位，居高臨下拍攝歷史性瞬間。

當日下午4時，伴隨風雨聲響，英國米字旗緩緩降落，宣告香港百年殖民歲月徹底終結，一去不返。末代港督攜妻女與在場工作人員逐一握手道別，風中的蘇格蘭風笛緩緩奏響，悠揚卻夾雜幾分淒涼。隨後，彭氏與家人乘車而走。及後他與新任英國首相布氏一同現身太古廣場，與香港市民告別。再多依依不捨也不過是徒勞的作秀。

回望百年屈辱，1842年港島被割讓，1860年九龍半島脫離故土，1898年新界被迫租借。曾經橫行四方、自詡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在日益強盛、昂首崛起的中國面前，也難以逆轉歸還香港大勢。

7月1日零時整，香港回歸交接儀式迎來最高潮，解放軍駐港部隊進駐香江。當晚，我與表弟Ken、老友健身等見證軍車浩浩蕩蕩入港，以及在添馬艦碼頭太子大廈中英防務交接的莊嚴瞬間。

雖未能置身會展中心的儀式現場，但通過維港上空璀璨煙火，感受到整個民族奪回神聖領土的揚眉吐氣。

那一周的香江之行，我全程奔走記錄，前後耗盡200多卷膠卷。2000年初，因泉州老家房屋翻新裝修，這批記錄重大歷史時刻的珍貴膠片意外失蹤。直至2016年母親離世後，我與妹妹整理家中儲藏間時，才尋回這批無價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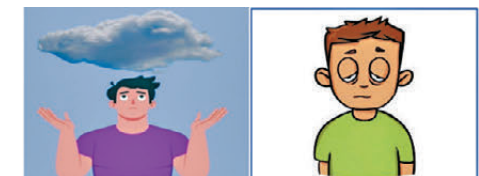
2019年回歸紀念日，我在深圳、泉州等地舉辦香港回歸主題影展，表達我對香港特區最真摯的眷戀。

如今回望近30載香江歲月，當年淋透全身的风雨早已化作心底滾燙的印記，一身濕冷站在維港岸邊的畫面，成了獨屬於我的、見證時代變遷的珍貴紀念。

粵語講呢啲

一舊雲、一舊夢；一舊木、一碌木、一碌葛；四方木；生舊叉燒好過生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一舊雲」個「雲」會唔會係「魂魄」個「魂」？
輝仔，醒神啲，「一舊雲」咁！
你咁款，唔係得知成日畀人「炒魷」喇！
天生渴睡症，有乜計！
話時話，「一舊夢」個「夢」又會唔會係「懵懵懂懂」個「懵」咁嘍？



一舊木、一碌木、一碌葛
成碌葛甘
乜得將「碌葛」畫咗「個沙葛」嘅？
一睇就知係的唔識廣東話嘅人畫喇！仲有呀，「甘」咁「甘」，「咁」呀！



咁大舊「四方木」，都幾難「踢」得「都」！



衰仔，「生舊叉燒好過生你」！
阿媽，一舊叉燒24蚊，我有冇咁cheap呀！
《粵語講呢啲》
一舊雲、一舊夢；一舊木、一碌木、一碌葛；四方木；生舊叉燒好過生你

小時候，當筆者不知頭路時，家母會說：「魂魄」去咗邊？
「魂」指魂魄，代表思緒、神智。「一舊雲」指「雲」頭集結；換作「魂」頭集結，就有思緒不清、思路模糊的意思。「一舊夢」用以形容人常時懵懵懂懂。沿用相同思路，

「夢」可看成「懵」的諧音。
示例1：
有嚟一次開會嘢，你班友嘅度嗰乜呀，我「一舊雲」呀！
呢兜友仔成日「一舊夢」咁，呢個project你拍着佢，死梗喇！

「一舊木」表面上與「一舊飯」「一舊夢」意近，實質用於比喻不解風情的男人適當不過。

示例2：
無論婷婷點對輝仔明示暗示嗰種意思，佢都唔知發生乜事，「一舊木」咁！

有「一碌木」，也有「一碌葛/成碌葛」（「葛」指粉葛，非沙葛）；同樣用以形容一個人呆板、木訥、反應慢或愚笨。

示例3：
「一碌葛」咁棘嚟，成車野等住你送呀！
輕力推動「一碌木」（圓柱形木棒），它便順着滾動；可對「四方木」（大體積立方木塊）而言，即使用力踢它，它只會向前移動一下，然後就停下來。就此，廣東人生成以下歇後語：

四方木——踢一踢，都一都
用以形容人做事懶散、被動；即便有人在旁推動，也只會稍作行動，然後又打回原形，亦即該人並不主動，不是透過明示就不會去做任何事，但也是勉強為之。

示例4：
阿頭，新嚟條棍似足「四方木」，「踢一踢」先「都一都」；幫唔到手，炒得喇！
你係「四方木」嚟嘍，見到個垃圾桶爆廠都唔識得拎去倒，係咪想「激死老母搵山拜」呀！
舊時不少母親會對不肖子女抱怨地說：

當生少個：生舊叉燒好過生你
前者的意思是：

感心灰意冷，倒不如當沒生過。

後者則是：

生舊叉燒有得食，生咗你只把氣燬。

最後值得一提，從上期《粵典》片面地把「嘍」誤判為「細」體積物體的量詞，一Threads使用者發布「一舊雲」作「一舊舊」的誤解，到今期有人竟把「一碌葛」誤畫成「一個沙葛」，這不禁令人聯想到連這些「基本嘢」都弄成這樣，完全不符合預期，更遑論那些「大課題」了。「粵語保育及傳承」當務之急已不在乎「精準建設」而在乎「積極掃雷」——清除在網絡上和AI世界裏的「潛藏破壞」。看來要提供粵語一片可持續栽種的園地可真談何容易！

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齋色園黃大仙祠院專欄



李耀輝（義覺）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李耀輝（義覺）1985年入道齋色園，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2016年，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

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近來，身邊接連傳來故人辭世的消息。有的是多年同道，有的是舊日知交，甚至還有年紀尚輕的徒弟。每當收到噩耗，心頭總不免一沉，卻也只能慨嘆「人生無常」。

我常笑言自己「不怕死」，面對那終將到來的長眠，心中並無恐懼；然而，當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別離」時，卻仍難免悲傷。理性上，我明白生老病死本是世間常態，萬物緣起性空，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生死如四時運行，自有其序。然而，「死苦」與「愛別離苦」俱列佛家「八苦」，真正由心堪破、放下，仍須歲月消融。

原來，人到了某個年紀，已不再執着於功名財富，反而是開始學習如何去面對離別，平靜地送別身邊的人。

共歸一根 鼓盆而歌

心中鬱悶時，便應去「讀萬卷書」或「行萬里路」。於是，近來又重執古卷。以往總有人認為，中國傳統避談死亡；但細讀先秦典籍，便知老莊實早已直面生死。按學者統計，在《道德經》中，「生」字出現39次，「死」字18次；《莊子》中更分別多達250次及170次。可見二人對生死問題之重視。

《道德經》言「出生入死」，如今多解作「奮不顧身」，然其本義乃指：「出」，自無而顯於有；「入」，自有而歸於無。所謂生死，不過「有無」之轉化，本為一體兩面。死亡，可視為回歸本源（大道），復得平靜。如第16章言：「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之。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萬物雖千姿百態、灼灼其華，卻終究會邁向死亡，復歸其根，回歸於「道」。第33章又曰：「死而不亡者壽。」此「不亡」非指形骸不朽，而是精神不泯；道既長存不墜，縱形體破滅，便不可謂之「亡」，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長存而已。

莊子則更進一步闡明「道」與生死的關係：「人之生，

道家生死觀

作者：李耀輝（義覺） 齋色園黃大仙祠院監院（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萬物本源為「道」，生死不過氣之聚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同歸於道。他強調不必「悅生惡死」，並言「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視死亡如安然長眠，故其妻去世時，莊子便鼓盆而歌。《至樂篇》中更藉髑髏之口，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及至莊子欲使之復生，髑髏亦辭而不願。

生與死，皆為「道」之不同呈現。「人」生於道，終亦歸於道；道既長存，人亦「死而不亡」。

生死有時 尊道貴生

然而，道家雖不忌言死，卻尤重「貴生」，《莊子·讓王篇》便言：「今世俗之君子，多為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悲嘆世人喪己於物，畢竟奢華富貴、名聲功業、家國天下等均屬外物，人真正擁有的唯有「生命」本身，故應「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盡力活到自然賦予的壽命而不中途夭折。而道教更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長生」「成仙」等修煉理想，肯定個體修行在「生死」與「大道」之間的重要性。所謂成仙，乃以「生」證道，使生命與大道相契，達至長生，甚至擁有道術。只是此中境界非一朝一夕可至，故在談論生死之理時，我仍多從老莊之言自省，但求心境之通達。

如今，年歲漸長，愈覺覺得人所能掌握的並不多。生有時，死有時；聚有時，散有時。面對生死，我等修道之人，唯有對生者倍加珍惜，對逝者常懷感念。他朝，亦願得幾分莊子之豁達：「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



李耀輝監院歷年曾在不同公開場合中，主講關於道教生死觀或人生觀的講座。圖為2016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講「道教關心世道人生的一面」講座。作者供圖

詩詞偶拾
夏日的廚房
蘇興燕

鐵鍋醒了
咕咕咕
煮着太陽
窗紗鼓起腮幫
偷嘗一口
綠豆湯的涼
西瓜蹲在案上
紅着臉
等月亮來
分一半甜
月亮掉進去
碎成滿河星星
小魚衝着光線
游到夢的邊緣
外婆的童話
順着水流遠了
岸邊的野花
還保持着傾聽的姿勢
我問小河
要流向哪裏
它不說話
只把一片落葉
推成小小的船
原來遠方
不過是另一個彎
而每一道彎裏
都住着不肯長大的孩子